

新移民教育： 南洋臺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經驗談

張仲琬

中華民國南洋臺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執行秘書

壹、南洋臺灣姊妹會識字班

南洋臺灣姊妹會，十數年前在美濃開始了臺灣第一個外籍配偶識字班的教學。當時的志工們，便開始以一種成人教育的態度，與嫁來臺灣的南洋姐妹們，分享中文的知識與臺灣的生活型態。兩三年前，美濃的志工們也把經驗帶到臺北，開始在臺北也發展了與新移民的語文知識、生活經驗的分享。

貳、社區的參與

在中文班裡，姊妹會嘗試著把開設課程的理念帶到社區裡頭，並將社區裡的婦女介紹到課堂裡來，作為外籍姊妹中文班的講師群。這一群講師，心態上不同於傳統教育者的「上對下」，而是以一種朋友的情誼，以禮以誠相待，尤其這群婦女在年紀上往往都稍長於中文班上的外籍姊妹，因此課堂上的教學、課後的互動上，更常帶有一種長輩對晚輩的疼愛。「用心對待她們、和她們建立感情，在課堂上的互動，可以是友情建立的開始。」一位資深志工如是說。

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在於外籍姊妹能夠藉由當地人的協助，更快熟悉環境，也能夠讓同一地域中的這群人，建立起生活互助的網絡。這個部分是姊妹會課程中重要的一環。體認到外籍姊妹是隻身來臺，體認到由於政策法律的限制，外籍姊妹可能對於家庭暴力或是人身自由的侵害幾無抵擋能

力的現實，體認到外籍姊妹在各項事務上常只有侷限的自主權的情況下，讓同一地區的志工、外籍姊妹形成一個小型的網絡，對於外籍人士常是情感上、也是實質上的重要支持。

參、倡導成人教育

在姊妹會的課程裡，無論是各種初階課程、進階課程如中文班、電腦班，或是多元文化的培訓課程裡，一貫的理念是一外籍姊妹們都是成人，而非在成長中牙牙學語的孩子，因此對待外籍姊妹的態度，是以一種和成人溝通交流的方式在進行。

外籍姊妹與志工之間，是雙向的學習，而非純然教育者與被教育者、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這樣的理念，也導致了課程上的設計，例如中文課程，並不只是純粹中文的學習，課程中也包括了對日常生活問題、社會議題的討論，由簡入深，從生活裡的小問題出發，從具象逐漸到抽象的層次，逐漸引出每個外籍姊妹發表、參與討論、互相合作的能力，期待她們能夠培養與人合作、自主討論的能力。

對於課堂中設計出來的問題，志工們上課時並不強勢地希望「教」給外籍姊妹，每個問題總是在互相討論的情境下每個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各種意見互相激盪、也得到各自的結論。因此，在姊妹會上課的外籍姊妹，常常在討論中，提出自己生活上觀察

到的問題，提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敏銳問題和分析。姊妹會開設課程的目的趨於此，而不是希望姊妹們一味地接受教條式的教育。

近日來，一位外籍姊妹為了要取得國小同等學歷而報名補校，半年後開始向志工們提出自己的困擾，他的困擾也許也是許多成人或孩童接受初等教育的困擾——她被當成什麼都不知道的孩子被對待，她所得到的初等教育教材不適合她這樣的成人，填鴨的教育令她困擾——她到底要繼續接受反智的教育還是努力適應、配合老師的期待，以得到國小學歷呢？這樣的國小學歷對她又有怎樣實質的幫助呢？

而我們的志工群，包括筆者，在對新移民的「教育」中，也得到了來自外籍姊妹和志工之間互相的「教育」。例如一位熱心參與課程的安親班老師志工，在教學上總是很習慣性地用與幼童溝通的方式對外籍姊妹談話及上課，同樣的邏輯也被應用在鼓勵、關心等等的方式上，但外籍姊妹可以感受到講師對待其他與外籍姊妹年紀相當的臺籍志工，是相當不同且「正常」的——這裡的正常指的是符合我們一般人對談話表現的期待。

該位志工用成人對成人的方式和臺籍志工談話，面對外籍姊妹們時，卻改變為傳統刻板印象中，小學教師對待小學生的方式，種種都具體而微地展現在他的言談和行為上，這樣的差異不但志工們能夠感受到，外籍姊妹們也能夠感受到，在課程中便常感受到外籍姊妹們尷尬的回應。

肆、生活化的教材

在課堂上的教材，例如實用性質的中文班、電腦班，課程內容並不是從坊間找尋

參考書籍，而是請社區志工、幹部、外籍姊妹和姊妹會工作人員一起設計的。這樣的設計是為能夠接近使用者的需求，而姊妹會的課程也一直經過不斷地翻修更新。

早期的課程內容，主要是社區志工和幹部的想像，然而，經由上課中外籍姊妹不斷地回饋，也經由外籍姊妹們生活的經驗，我們發現了課程設計的侷限性，例如某次外籍姊妹在課後聊天時無意間提到「夜市攤販招牌上的各式小吃」，是她們非常想要了解的文字，那也是她們剛來到異鄉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儘管姊妹會課程中總是放入臺灣名產的介紹，卻忽略了外籍人士在臺實際的問題所在。而這樣的課程設計、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模式，讓姊妹會的教材，能夠越來越符合外籍姊妹們的實用性，也讓她們常處在實際運用上而學習地飛快。

伍、互相學習

就南洋臺灣姊妹會臺北辦公室的經驗，它從單純的識字班，逐漸轉變為社團，而所謂的「新移民教育」，也逐漸地發展出一些方向，例如目前姊妹會的多元文化種子師資培訓，目的在培養外籍姊妹了解到自己是豐富的文化承載體，而能運用自身的文化經驗，讓社會大眾認識她們自己的原生文化，也進一步幫助臺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多元文化師資培訓，讓外籍姊妹意識到不是只有她們是需要「受教育」，而是整個臺灣社會都需要接受再教育，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她們是重要的文化傳播者。

